

御選語錄卷第三十二

即二

歷代禪師語錄後集

大梅法常禪師

初叅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寂聞

即三

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寂寂曰梅子熟也

龐居士欲驗師特相訪纔見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語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大梅山旁有石庫相傳神仙置藥之所一夕師夢神人告之曰君非凡夫石庫中有聖書受之者爲地下主不然亦爲帝王師於夢中答曰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爲樂厥壽何啻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靈府俗人居此立致變怪師曰吾寓跡梅尉之鄉耳非久據也

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
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
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魯祖寶雲禪師

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乃云我尋常
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
他潛麼驢年去

師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
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

泐潭常興和尚

南泉至見師面壁泉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
誰曰晉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
事

泐潭法會禪師

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

即二

二

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
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
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
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違法堂
一巾便去

五洩山靈默禪師

師初謁馬祖次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
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石曰闍
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
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即二

三

幽州寶積禪師

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
精底割一觔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
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

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吐僧曰學人未曉師曰

去

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麻谷寶徹禪師

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

師同南泉歸宗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稍得與麼好下岸稍得與麼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在甚處住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

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東寺如會禪師

仰山叅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又手近前曰昨到潞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獅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歸舉似潞山潞山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

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

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

西堂智藏禪師

師與百丈南泉同入大寂之室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翔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

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

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

即二

五

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

大珠慧海禪師

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錫之地甚麼處聚衆來老僧尚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

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

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
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
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
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
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
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
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
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
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
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僞行入眞行莫向言語
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
體也名者跡用也從本體起跡用從跡用歸
本體體用不二本跡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跡
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
假號更說甚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

即二

六

本非未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
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
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
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
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
無情是佛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曰如何
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
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
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

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
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
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
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
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

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

即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

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

變易如何即是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

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

即二

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

七

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固知南宗實不可

測

問三教同異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

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

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

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

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

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

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杉山智堅禪師

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

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

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

泉泉曰我見是箇大蟲

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呢師曰無生

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

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

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

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

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

石鞏慧藏禪師

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

菴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

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
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
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
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
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不自射曰若教某
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
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投祖出家

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
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
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

南源道明禪師

洞山叅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
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
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云心心無間
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

中邑洪恩禪師

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
譬喻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
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牕俱喚俱
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
更有一事祇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
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
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螻蛄蟲在蚊子眼睫上
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三角總印禪師

師示衆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
曰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爲
甚麼滿肚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
何得出氣去師曰直待皮穿
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曾

師曰大衆欣然奉持

汾州無業禪師

師謁馬祖祖觀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堂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

師既住後凡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

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

又云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

脚鐺中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塗如短販人

芙蓉太毓禪師

師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居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居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居士曰不消一句

居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聖

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居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十

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

利山和尚

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
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松山和尚

師同龐居士喫茶士舉索子曰人人盡有分
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
不得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
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
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
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個
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
不會取未舉索子時

紫玉山道通禪師

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

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怎麼事作麼于
公失色師乃指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
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
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
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
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
如何是佛山召于頔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
於此有省

五臺隱峰禪師

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
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個礙得多少時
耶

石頭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剗子
向師前剗一株草師曰和尚祇剗得這箇不

剗得那箇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剗草勢
頭曰汝祇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
師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
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
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
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笑置斧
到南泉值衆叅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
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
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
到瀉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瀉聞師
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
勢瀉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瀉山問侍者
師叔在否曰已去瀉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
語瀉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師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椎邊拈

初二

十二

椎云道得即不打於時大衆默然師便打一
下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堂
三下

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酸熾然
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
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
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

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
烏白和尚

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
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
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

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
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
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
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
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
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
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
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
師曰消得怎麼消得怎麼

古寺和尚

丹霞來叅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
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亦自盛
粥喫行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
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

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丹霞曰幾不問過這
老漢

石臼和尚

師初叅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
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
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
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
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

師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
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曰爲我與師同叅
方敢借問師曰若怎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
居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
翁年老居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

師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
試道一句子居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
曰正是丹霞機居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
霞患症龐公患聾居士曰恰是師無語居士
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居士某甲有箇借問
居士莫惜言語居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
惜言語居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
乃掩耳曰作家作家

鎮州金牛和尚

師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昇飯桶到堂
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

百靈和尚

師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
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
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

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
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
回首

則川和尚

師摘茶次龐蘊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
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
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
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
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一日在方丈內坐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丈
室不覺僧到叅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
兩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
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
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

忻州打地和尚

師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置釜中

江西樺樹和尚

師臥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吾曰蓋覆師曰臥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

道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道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道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道吾曰祇爲有所以借

浮盃和尚

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

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瘡一

第二

十六

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

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
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
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
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

洞山與密師伯行脚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
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士居否乃相與
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
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
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
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
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
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
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個泥牛
闌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

卽三

十七

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
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
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
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閒莫把
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
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
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燒菴不知所如故人
亦稱隱山和尚

襄州龐蘊居士

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
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
爲友一日石頭問曰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
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
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

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
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日子以緇耶素耶
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叅馬祖問曰不
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
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

士見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
生是頓呻勢霞便坐士以拄杖劃地作七字
霞於下劃箇一字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
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
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遂哭出去

士悟後以舟盡載珍橐數萬沉之湘流舉室
修行有女名靈照常帶竹漉離以供朝夕有
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樂頭共說
無生話

士一日菴中獨坐驀地云難難十石油麻樹

上攤龐婆接聲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
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作麼生照曰老人大作這箇語話
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
意士乃笑

士賣竹漉離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
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
曰賴是無人見

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
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

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
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
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去世間皆
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

藥山惟儼禪師

住藥山後海衆四集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

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

即二

九

鉢孟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

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

師晚叅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

道時有僧便出云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師喚侍者將燈來其僧便抽身入衆

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是

師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問僧年多少也僧云七十二也師云是年七十二那僧云是師便打

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贊行者問甚處來曰藥

四二

三十

山來甘曰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有人必不受此主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主舉前話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遂送還甘曰由來有人益金以施

師久不陞座一日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曰打鐘著時大衆纔集定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爲大衆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

御選語錄卷第三十二
音釋

習席入切音 摑古伯切音 簾補火切音 鐺抽庚切音
倚雅切 鵲上聲 簾補火切音 鐺抽庚切音
口不能言也 鐺補火切音 鐺抽庚切音
耳足 鐺補火切音 鐺抽庚切音